

睡意尚還擱在水灘最淺最淺之處，微熱的肢體末梢開始酥癢、變得沉重而綿軟……眼前浮現的風景開始飄離現實，若在查覺到自身處於夢中之前便陷入黑暗，就能

---

店裡的大鐘敲了十一響。此時也與之唱和似的，肚裡傳來響亮的咕嚕聲。

來得還真不是時候。

縮在暖暖被窩裡、意識朦朧、正欲睡去的伽藍睜圓了眼睛，接著瞪著天花板的汗漬愣愣出神。起初只是胃部傳來細微的響動，隨後越來越響，最後如同蟲噬般在腹中鑽動，越發難耐。興許是天寒的緣故，飢餓的感覺更加強烈，原先就低溫的四肢也因此開始發冷，難受得即使是被湯湯婆捂得軟熱的被窩，也無法培養任何睡意。

她流轉逐漸清晰的思緒：明日正好是她的休假日、能睡得晚一些，而且店主夫婦前幾日發的工資，正好將金口錢包裝得滿滿當當——再次傳來的響亮咕嚕聲讓伽藍下定決心快速的翻身坐起。脫了繻絆爬出被窩，套上襯衫、紺色小紋和羽織後摸起繡花提袋，悄聲離開店鋪、落鎖後迎向寒風。

——好冷呀。

伽藍裹緊身上的羽織，一走出幾步就不禁對大半夜出門這個選擇感到後悔。她咚咚！地拍了兩下肚皮，試圖安撫自己空落落的五臟廟，同時在心底念叨著想吃的料理。

烤雞肉串、煎蛋捲、味噌湯……想起熱呼呼的美食，她稍微提振了點精神，邁步繼續前進。依稀記得往前一些有間通宵營業的小店，曾偶然到那小酌的伽藍對那裡的烤雞肉串記憶猶新，鹹甜濃郁的調料美味非常，要是能來上幾串，配上一壺熱酒，在寒冷的冬夜裡可真是最大的享受。

還未接近店子就嗅到濃烈得難聞的酒味、還有粗嘎的喊叫聲與碰撞聲不絕於耳。伽藍不由得愣然，眸光不知所措的流轉，想著是不是該轉身就走。男人們渾身酒味、滿臉通紅，喧嘩聲格外刺耳，又個個體格壯碩，即使身材高挑、威嚇性十足的伽藍也覺得不妙。

倒不是害怕力量敵不過人類，但……

「外國人小哥你他媽看什麼看啊！」

「小、小哥？我才不是……不對，那個……」

理智盡失的醉漢只是瞥見呆立一旁的伽藍，就不知被挑撥起哪根神經似地撩起衣袖圍過來，揉合酒色與怒氣，連眼白都帶著緋紅血絲。面對欺身逼近的人們，伽藍不安的眨動眸子，嘴卻笨得連想喊叫都黏在了舌頭上，真不該先糾正性別的呀！

該怎麼逃跑？該怎麼擺脫這般困境？過往的經驗裡明顯缺乏例證，只依稀記得，遇見明顯的惡意時，只要鄂部扣合，用力咬穿來者脆弱的頸子就行，所以此時就該——不對，不是這樣子！面對人類，她需要的是——

伽藍抵緊雙唇，熟練的壓抑衝動、藏起變得尖利的森白犬齒，微微挑起，看上去似笑非笑的嘴部線條卻更煽動來人的怒氣。

「呀！」

腕部猝不及防被其中一人給揪住不放，比預期更大的力量抓得伽藍筋骨生疼，她輕呼一聲，眼底의驚慌之色難掩。還沒來得及做出對應，一隻陌生而瘦長的手便輕巧地將手拍開，取而代之握住了伽藍的腕，力道輕緩適中。

「認錯性別已經很失禮了，這麼粗暴可不行哦大哥。」

來者笑嘻嘻的道，不著痕跡的側身將她與醉醺醺的壯漢隔了開來。

「對外國人要有禮貌，人家人生地不熟的，做為地主要有接待客人的肚量吶！深夜在街上大聲也不是很好，大家睡得正香呢！而且啊……」

「臭小子！你——」

「而且啊要整點了，警察大人新一輪的定點巡邏也許就來了哦？」

青年話音甫落，不遠處果真傳來急促的哨音。顯然對躲避深夜攔哨極有經驗的壯漢們聽見後一哄而散、立刻跑得不見人影。原地只留下伽藍和出手搭救的陌生青年。哨聲漸近，吹得面紅耳赤的居酒屋店員自巷中走出，最後放開哨子。

那人向對方揮了揮手：「謝啦，真是幫了大忙。」

「哪的事，我看那群傢伙不爽很久了！吵死了，能趕走他們對誰都好。喏，還你。」

綁著頭巾的年輕小哥拋來哨子，單手叉腰咧著嘴，朝著那一行人離去的方向不滿的啐了一口唾沫、又突然察覺什麼疑點似地回過頭來：「說起來小哥怎麼有警官在用的警哨？莫非你是……？」

青年接過東西後隨手塞進褲子口袋，絲毫沒有因為對方帶著懷疑的打量而動搖。他輕推店員肩膀催促：「哨聲什麼的聽起來還不都那樣？好了好了，快回廚房幹活去，你看櫃檯又有人了，是要點餐吧？下次我帶朋友來玩，記得給點優惠哈！」

「哦！等著你啊！」

直到店員走遠了，伽藍一直被握著的手才被鬆開。

「唉呀這還真是……輕薄了，還請小姐原諒。」

看了一眼往遠方延伸而去、隱於黑暗中的帝都街道，青年湊了過來，端正的臉孔笑盈盈地指著前方道：「剛剛那些大哥啊，在白日都是為生活勤奮打拼的老實人，休息時喝點酒，難免得意忘形，或許令你受驚了也說不定……我明白這個請求有失分寸，不過我這個人沒什麼長處，就是臉皮最厚了！能否請小姐賞點面子，別與他們一般見識呢？啊、抱歉，忘了先問，您聽得懂本國國語吧？」

「我聽得懂的。」

她是源自天竺的怪異，本就是異國臉孔，又刻意仿造著西洋人偶的姿態化人，一不小心就偏離和人的長相，也難免引人誤會。

眼前的青年笑盈盈的臉龐不知為何讓她感到親切無比，頓時放鬆許多。伽藍微微鞠躬向他致謝，毫無異國口音的日語一出口，似乎讓對方小小吃驚了一下。

「大家都很辛苦，喝了酒脾氣壞一點也是難免，沒有關係的。不過還是多謝您出手相救，否則我真不知道該怎麼辦。」語畢她微微蹙起線條柔軟而濃密的眉毛，一副欲言又止、泫然欲泣的模樣：「原先是想來用點夜宵，只是鬧了這一樁，將人家的店鋪攪得一蹋糊塗，今後實在無顏光顧吶。」

「——啊！對了，還沒問您的名字。」

想起還沒有問恩人的名字，伽藍著急的再度開口，同時摸摸隨身的小袋，裡頭卻只有錢包、鑰匙和幾顆紙包的砂糖球，除此以外再無其他。沒有帶著什麼能當作聊表謝意小禮的東西，她不禁赧了臉，只好硬著頭皮拿出糖果：「不好意思，身上沒有帶什麼好東西，不介意的話就請吃吧。」

小心翼翼將砂糖球放在青年手心，她的眉間又忍不住緊張地微微皺起。

對方微微睜大眸子（伽藍這才發現，他的眸是別緻的、靜謐的，令人感到安心的，揉合薄藤色的灰），似乎對這舉動感到出乎意料。手像是要確認小糖球的存在一般反覆張握數次，最後才牢牢的合起掌心收下了。

「哪裡的事，舉手之勞而已，小姐平安無事才是最重要的……原來是出門吃宵夜啊，怪不得。雖說帝都都是全國治安最好的地方，但像妳這樣清秀可人的小姐在深夜出門，還是有點危險的哦。居心不軌、色膽包天的狂徒可多著呢！」

他一手搭在左胸，學著西洋人的禮儀，對伽藍微微鞠躬。

「敝人名為四十八願多聞，寫成：『四十八』與願望的『願』。」

「為遲來的自我介紹致歉以及小姐的寬容體諒致謝，如若信得過萍水相逢的本人，不知是否有這份榮幸，與佳人一同前往隱密的好店享用美味夜消呢？」

哎呀……伽藍先是因對方的話微愣、眨了眨眼，隨即笑彎了眸子，格格的笑聲清脆高揚。

「您說話還真是誇張……像我這樣姿色普通的人，走在路上恐怕大家連回頭看一眼都不會呢。不過有多聞先生這樣可靠的人肯出手相救，我倒是安心許多了。啊，可以這麼稱呼您吧？四十八願……您是佛寺出身的嗎？」

聽見似曾相似的字眼，有些冒昧的提問，語畢又覺得一個勁追問對方的身家背景不太禮貌，伽藍便補充自我介紹道：「我是東江伽藍——請叫我伽藍吧。如果不嫌棄我會掃了多聞先生的興，請務必讓我一起同行！」

「不不、謙虛是美德，過度的自謙可就不是囉，伽藍小姐。」

被多聞領著走在明亮寬敞的大路上，一直走在前頭的青年往旁跨了一步走到她身邊，略略低下頭，讓伽藍能對上他明亮的眼。

「伽藍小姐笑起來的樣子非常好看，我認為妳只要儘管抬頭挺胸地接受即可。稱呼這種形式上的東西，只要伽藍小姐喜歡就好。妳說得對，我的確是在佛寺長大的呢！從伽藍小姐的名字來想，難不成妳也是？」

「笑起來很好看」……好久沒有被人這麼稱讚過了。上一次聽見這般美言，還是來自清先生口中。沒想到來到市井後，能再一次聽見久違的溫暖話語。對上多聞真誠眼神的伽藍不由得一怔，臉上不禁流露出悵然與懷念的神色。

「……啊，是的！」她抬手拍了拍自己的臉頰、勉強制止自己開始滋長的多餘心緒，卻仍然無法克制的揚起嘴角：「雖然只是一間很小的寺廟，現在早就荒廢了，但是……是很溫暖的地方。多聞先生成長的地方，一定也是這樣吧？雖然才相識不久……但是您是個很溫暖可靠的人呢。」

耳裡多聞清晰的足音很明顯地放慢下來，是顧及了她的情緒吧？他聽著伽藍說話一面點頭。

「原來如此，果然得靠溫暖的地方才能培養出伽藍小姐這樣溫柔的女性，我認為會稱讚他人溫暖可靠的人，可是更加溫暖的哦。」

對方依舊不避諱地盛言讚美伽藍。

「我長大的那間是地方上有名的古剎……不過我們那邊廟很多，多得是超過幾百年的古董寺廟，因為規模大，就會接觸到形形色色的人，可以得到很多經驗呢！」

多聞笑著擺手：「也謝謝妳的評價，雖然讓我的朋友聽見可能會笑，但——我也這麼覺得哦，嘿嘿！」

「您的朋友好像有點嚴厲呢，多聞先生這麼親切又可愛……我相信寺廟是不會教出壞孩子的！」

兩汪青色眸子彎成上弦月，伽藍的眼神不自覺的變得柔軟起來。比起成熟穩重的青年男性，在她心中多聞更像是一名天真爛漫、待人毫無心機的孩子——啊，真失禮！她暗自搖搖頭，自己只是多活了幾年，就這樣隨意把人當成後生看待……希望對方不會覺得自己無禮才好。

多聞聞言只是偏頭一笑，並沒有表現出不悅的樣子：「哈哈，伽藍小姐還真是喜歡寺廟呢，我感受到了哦。」

§

「多聞先生推薦的店就在這附近嗎？」

「還剩一點距離，就快到了。」

先前青年考慮到身為女性的伽藍，走的都是燈火通明的寬敞大路，但相對地就繞得遠了些。詢問過伽藍能不能抄近路、也獲得同意後，兩人便改走較為昏暗、狹窄的捷徑。

「說到那家店啊，東西雖好吃，菜單卻很隨性，固定有的就是玉子燒、飯糰這些小東西，不知道今天會端出什麼餚。我個人是挺期待的，不過，不知道合不合伽藍小姐胃口就是。」

「這樣一說還挺期待的呢，聽起來就很美味，可惜我平時不太有機會夜晚出門。」

總是得凌晨就起床準備點心店的開店工作、忙到日落之後就草草梳洗休息，伽藍僅有的夜生活就是趁著休假日出門吃吃夜消了。難得能嚐到這般別緻又富有個性的小店，她不禁心生期待。

兩人一前一後轉入昏暗的捷徑，光線明暗對身為犬妖的她的影響並不大，即使如此青年還是紳士的先行一步走下台階、轉過身，修長的手伸了過來。

「來、接下來是台階，還請注意腳下。如果伽藍小姐覺得不好走，可以握住我的手。」

黑暗中還是能清楚看見他漂亮的眼睛，平靜無瀾的看著自己，唇角還有些微微上挑。

真是溫柔的人。

「……謝謝您。」

伽藍笑著搭上他的手，皮質手套傳來的體溫讓人十分安心。多聞似乎看見了自己黑暗中熠熠閃爍、亮得不尋常的雙眼，但青年始終保持沉默，邁著穩健的步伐，領著她到達店門前。

弦月高掛半空、夜色濃厚深沉，白日喧鬧繁華的街道早已萬籟沉寂，染上微冷的紺色，沉沉睡去——走過整排打烊的店鋪，多聞在中間一家看起來與其他店子無異、姑且算是亮著燈籠的窄門前頭停下，笑著向伽藍介紹。

「就是這了，讓妳久等啦。」

揭開暖簾，多聞不忘補充：「這間店的主人不太露面的，也挺怕生，多半只露雙手埋頭做事，伽藍小姐等等可別嚇著了。」

§

「歡迎光臨。」一入店，中性的好聽嗓音便低低的招呼來客：「……新客人？」

「啊，是。晚上好。」伽藍不自覺的挺直背脊回答。

「對呀，我介紹了新人過來吃飯，還是女孩子，老板可要全力招待、給點特別服務吶！」

那人隱身在厚重的黑色布簾後，只能略略見到一抹模糊的身影在縫隙間閃過。小店不大，一排桌椅和狹長的廚房以黑簾隔開，而這便是全部了。暖色的燈光相當明亮

卻不刺眼，小火滾著的湯和炊飯的香味浸染鼻腔，周身暖烘烘的、好不容易稍微安分了些的胃也再次叫了起來。

咕嚕——

剛才被騷動嚇得忘記了，現在才想起自己的肚子還是空空如也。伽藍掩著肚子訕笑，臉上不禁有些熱辣。

「唉呀這真是……讓伽藍小姐餓著，我可真失禮。」多聞表情有點驚奇地道，他急忙為伽藍拉開椅子，她坐下後試圖蒙混過去似的問：「多聞先生要吃點什麼？」

多聞拉開靠店門那側的椅子坐下，解下斗篷、圍巾，稍微折疊，放到一無人的座位上，少了外套遮掩，纏在手腕上的念珠順著動作滑出西服袖口，發散圓潤含蓄的光澤。

真漂亮……視線不經意在對方的手腕上停留一陣，看了一會兒意識到這似乎不太禮貌，才不好意思的收回目光。

「吃什麼啊……燈海老板，今天有什麼好料哇？平常的那個都先上一份，啊、我要燒酒，要燙的！」

點過餐後多聞轉過頭，笑咪咪的雙手一攤：「伽藍小姐有什麼特別想吃的嗎？可以說說看，如果有材料、老板心情又好，就有機會吃得到哦。別客氣，盡量點，這攤務必讓我買單。」

「怎麼好意思讓您請客！等會我自己會好好付錢的。」她立刻擺擺手拒絕。

「哈哈、放心放心，現在我可是荷包滿滿哦，倘若伽藍小姐堅持的話，那結帳時就來比比誰的動作快吧。」

多聞笑著拍拍口袋，裡頭傳來叮鈴叮鈴、像是附和發言一樣的脆響。

「我也要一壺熱燒酒，還有……」伽藍考慮許久，終於想出了現下最難以取捨的食物：「炸雞塊跟蘿蔔泥。」

名喚燈海的店主聽完只是先送上兩杯熱茶，接著默默的轉身回廚房忙碌起來，細碎的聲響此起彼落，也不知道他究竟會不會遵照兩人的意思上菜。但這樣些微的緊張感與期待，或許正是小店之所以受歡迎的原因。

伽藍捧起茶杯，蒸騰的溫暖霧氣，薰得她滿臉暈陶陶的幸福：「我都不知道帝都都有這麼一間特別的小店，平常晚餐都是吃附近店家的狐狸蕎麥麵或是自己做飯來吃……啊，我做飯可難吃了。多聞先生聽了可別笑話我啊。」

話說到末尾，回憶起方才肚子還叫得響亮被人聽見、丟臉的樣子，她的臉皮都快燒起來了。

多聞只是帶笑地啜了口熱茶，回應伽藍的口氣輕柔溫暖。

「不要緊、不要緊，不擅長做菜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，這年頭多的是沒進過廚房的人。況且，帝都這麼大、賣食物的店家這麼多，吃外食菜色豐富又方便，還能省下自個兒收拾廚房的工夫呢。」

聊著聊著，纖細潔白的手腕伸出布幕，三枚一組的三角飯糰盛在長盤內被一齊端上；跟著送上的還有外表光滑柔嫩的高湯雞蛋捲，暖黃色的厚蛋散發富含蛋香的熱霧，旁邊點綴幾片輕漬醬菜，菜式看上去如家常料理樸素平常，卻令人胃口大開。

「我要開動了！」多聞夾著筷子十指合掌，轉頭催促伽藍快快動筷。「來、千萬別客氣哦，伽藍小姐。」

「——我開動了！」

跟隨多聞的動作夾起玉子燒放入口中，馥郁的蛋香與鹹甜高湯的滋味在舌尖擴散開來，口感軟滑綿密地像是西洋糕點，調味卻又樸實親和，令人眷戀不已。

「嗯唔唔！」好吃！伽藍拉拉多聞的衣袖，對著他極力想稱讚入口的美味，但是剛起鍋的料理實在燙人，被燙著的她只好緊閉嘴巴、含著東西含糊不清的唔唔呻吟。那滑稽的模樣讓青年忍俊不住，低低的笑了：「如何？我說得沒錯吧？」

「嗯！」

「……請吞下去再說話吧。」燈海不鹹不淡的出聲，白皙的手伸出簾外，送上溫好的燒酒和兩個成對的小瓷杯，以及放在圓盤內堆成小山的炸雞塊，一旁還附上桔子醋和蘿蔔泥。「請用。」

伽藍羞赧的掩住嘴：「不好意思……但實在很好吃……啊，謝謝您。」

端過盤子，她夾起一塊雞肉，酥脆、呈現狐狸色的麵衣一觸碰到筷子就發出悅耳的脆響，沉甸甸紮實的重量令人心生雀躍。

「啊，這個，多聞先生也吃一個？」語畢也不管對方是否應允，伽藍便將手上的那塊肉放到青年眼前的碟裡，還順手替他滿上溫熱的燒酒。

多聞毫不客氣地吃掉伽藍遞過來的炸雞，一口咬下後連喊燙都來不及，快速咀嚼嚥下後連忙問：「伽藍小姐，可以再讓我多吃幾塊嗎？」

「請吃吧。」

將盤子推得靠近多聞一些，自己也夾了一塊沾上桔醋入口。

儘管滾燙卻十分美味，肉汁豐富、鮮嫩富有彈性，佐以酸甜爽口的蘿蔔泥桔醋十分適合。伽藍這回好好吞嚥後對燈海道：「真好吃！」

也不知道對方是聽見了還是沒有。只聽見廚房裡頭一串碰撞響動，白皙的手又再度探了出來，這回抓著一個小包裹：「炸雞，多的。」

「謝謝您。」

伽藍收下後毫不遲疑的轉送給多聞：「給多聞先生吧，我寄住的地方主人吃素、又是賣吃食的，不太好意思帶肉回去。」

「既然伽藍小姐如此大方，我就不客氣地收下啦！」多聞喜孜孜的收下，「雖然我覺得熱騰騰的飯菜最好，但燈海老板做的菜即便冷掉也是美味可口，可以帶回去給大家早飯加菜呢！也多謝燈海老板的特別服務，您真是太給面子了！」

燈海面對兩人的稱讚只是一聲不吭的收回手，這次沒了任何動靜。不得不說，店主的性格實在非常特別。

多聞飲盡仍保有餘溫的茶，執起斟滿的酒杯問伽藍：「剛剛伽藍小姐說到——妳是寄住啊？工作也在那裡？是跟佛教有關的環境？」

「我在一間叫做『秋月堂』的點心店工作，就在商店街裡面哦，以前寺廟常買那裡的點心回去當供品。」

伽藍也給自己斟了一杯燒酒，淺嘗輒止。一喝了酒她就很容易飽，擔心自己浪費食物，所以節制著一點一點的喝。

「有機會的話多聞先生來喝個茶吧，如果是我顧店的話可以招待您。雖然剛開始學藝不久，我對自己的技術還是很有信心的。」

「饅頭很好吃哦，不過我們店裡的招牌還是羊羹。多聞先生喜歡點心嗎？我很喜歡。」

燒酒散發著醇厚香味，尾韻甘甜。伽藍已經很久沒有喝酒了，入口後縈繞舌尖的微辛微苦著實讓人著迷。她配著點的菜喝燒酒，全身暖烘烘輕飄飄的，於是拋開方才的顧忌，不知不覺又斟了幾次才停手。

「點心店嗎——好好！我也喜歡點心哦。」

多聞一面說，嘴巴卻仍不停的在咀嚼。他一手拿著鹽蔥餡的飯糰配著玉子燒和炸雞，吃飯的速度沒有減慢過、桌上的食物正以規律的速度減少，然而青年說話時的口齒還是相當清晰，全不含糊。伽藍為此暗暗讚嘆，卻也不禁擔心多聞會不會被噎著了。

「既然妳都這麼說了，改日一定登門拜訪，饅頭或羊羹我都喜歡，也喜歡喝茶，雖然小時候沒有什麼機會吃到，現在倒是很常吃，朋友也……啊，伽藍小姐送的糖果莫非也是自己做的？真了不起。」

「可以在這樣的店工作感覺很棒呢，既有現在點滴累積起來的經驗、也有過去在寺廟留下的回憶，可是做點心好像很費工費時……伽藍小姐會覺得累嗎？喜歡這個工作嗎？」

「大家都很溫柔，所以不累。到了秋月堂以後學到很多，一開始的確覺得又累規矩又多，但是能親手做點東西、有認真生活下去的感覺，很棒呢。啊，不過糖果不是我做的，是我嘴饞買的……」

配著菜喝完一壺酒的伽藍感到胃袋滿滿的、酒勁也逐漸湧上，於是她擱下筷子對多聞笑：「剩下的都給多聞先生吃。」

說完，便將盤子推了過去。

「可以感受到伽藍小姐實在喜歡這份工作得緊，能夠踏實地生活是很幸福的，那就好。誤會糖果的來源了，抱歉呢！」

多聞把菜拉近自己，夾起醬菜開始咀嚼。

而聊起點心，本就有些微醺的伽藍顯得更加聒噪了。她淺笑著開始喋喋不休：「最近我總算是掌握到了煮出好吃小豆泥的訣竅……多聞先生喜歡吃有顆粒的還是綿密一點的？我都很喜歡，完成前灑一點鹽會更好吃，現在的地瓜正甜，加一點地瓜也不錯——抱歉，我一個勁在說自己的事情，多聞先生呢？喜歡目前的工作嗎？累嗎？」

發現自己太過興奮了，伽藍向青年投去帶著歉意的眼光。

「小豆泥啊……小豆泥的話，細的跟粗的都喜歡，不過還是喜歡顆粒的，咬起來口感比較有層次。現在的地瓜真的很甜呢，前陣子啊，跟同伴在認識的前輩那邊挖土坑用落葉偷偷烤地瓜，結果味道太香，馬上就被拆穿，驚動不少人還被扯著耳朵訓了一頓呢！」

「妳好奇我的工作嗎，我的工作啊——」

多聞放下筷子，杯中殘餘的酒水已經冷卻，他垂著視線，與漣漪裡的自己四目相對。

「現在待的地方是我自己選的，待遇不算頂尖，至少有得吃、有得住，其實沒什麼可抱怨，這一兩年被調去前輩的部門，那裡淨是出色的人才，大家都很好很親切，終於交到很合得來的朋友、夥伴們都是有趣的傢伙，業務量跟以前比起來也不算大，不會累啦，但是呢……」

多聞頓了一下，轉頭向伽藍拉出很淺的微笑。

「工作就是工作，沒辦法全是開心的事，做買賣的話，偶爾也會碰到一兩個難纏的客人，妳說是吧？伽藍小姐。」

像是要轉移話題似的，多聞一個彈指。

「唉呀，我想問那糖果呢？西式的糖果伽藍小姐有辦法做嗎？」

「工作的地方聽起來都是溫柔又有趣的人，真是太好了呢。」

感到有些暈眩，伽藍支手托著腮，空閒的指尖蘸了茶水漫無目的的在桌上畫著圈。

「雖然不全是開心的事情……不過可以感受得到多聞先生也很喜歡自己的工作。顧店時的確也會碰見難纏的客人，但開店的爺爺和婆婆都很用心照顧我。」

她從旁人那兒接收了太多太多的溫柔和幸福，幸福是滿溢著砂糖香味的斑斕光影——伽藍自認是世上得到最多愛的人了。

對上多聞投過來淺淺的笑，伽藍也報以笑容。前輩、朋友和同事……還有烤地瓜，對她而言都是有點陌生的事物，但卻沒有從他的口吻中感受到絲毫隔閡以及難以理解之處，這或許也是對方的體貼和溫柔所在吧。

「之前店裡訂了一批不同產地的小豆，據說很好吃呢。啊，下次多聞先生就邀同事和朋友一起來喝茶怎麼樣？我會招待大家的，當然是免費。」

盤中的食物所剩無幾，多聞夾起最後一塊玉子燒，用筷尖指著伽藍笑。

「伽藍小姐招待的小豆泥啊——好哇好哇，我可是會當真的哦？倘若帶了一大群人過去叨擾，才發現伽藍小姐說的只是客套話，屆時，我可是會哭著打滾求秋月堂的老板把甜點賣給我們哦！」

「會準備跟山一樣多的點心等多聞先生的！可要好好吃光哪。」

學著對方的動作比劃出尖尖的小山，伽藍的口吻顯得認真的近乎傻氣。想了想對方提出的西式糖果，伽藍接著問：

「剛剛說的西式糖果……是指哪一種呢？是用了牛乳和砂糖之類的點心嗎？用豆乳和黑糖能做嗎？」

「這個嘛，只要是便於攜帶的糖果糕點還是餅乾都可以。」多聞握住筷子比劃：「就像這樣，小小的，容易保存、經得起久放的小點心。」

「啊，這是不是去賣洋菓子的店鋪問比較好？」他撻了下手心，似乎是怕給伽藍帶來困擾。

「可以放很久、小小的點心——啊！說不定有呢。」想起最近逐漸流行起來的和洋混合風潮，她偏頭思考：「只要稍微找找看的話……或許能找到上次吃到的糕點的食譜。上回我吃了西洋的糕餅，很輕也能保存很久呢，不像店裡做的點心只能放一天。」

回憶起上次吃到的西式糕點的香甜美味、還有與和菓子截然不同的新穎用料與作法，伽藍的興致有些高昂：「要是我也能做得一樣好吃就好了……！」

「哈哈、那當然！別的不提，我對自己的食量還是挺有自信的，伽藍小姐就盡量嘗試吧，美不美味我都會吃個精光的。」

閒聊間，多聞的手指隔著手套悄悄蓋上出菜櫃檯，指頭底下的，是一枚不算閃亮的銀圓。待伽藍看到銀圓的光澤時已經來不及了，她瞪大眼睛想開口阻擋多聞付帳，燈海卻已經伸手收起錢幣。

「今晚有勞燈海老板款待，沒能先去換錢，身上只有這種大錢真對不住……剩下的就不用勞您找錢，下次再請老板多做點好吃的就是了！」

簾後的神秘店主緩緩開口，如此回答：「……多的記在帳上就行。」

把避寒衣物一件件披回身上，多聞笑咪咪地，再度對伽藍伸出手：

「付帳的勝負是我贏了，做為補償，能請這位女士容許在下送您一程嗎？」

「……真是的……下次可要讓我付帳吶！」沒能克制地再次皺眉，無奈參雜著愉快的心情卻毫無保留的隨著嘟囔顯露出來。

伽藍對隱身簾後的燈海微微躬身，便如來時一般，搭住多聞的手，兩人一同踏上返程。